

# 三年早知道

馬 烽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# 后 記

全国解放以后我就离开了农村，这些年来一直是住在城市里。虽然差不多每年总要抽一两个月时间下乡，但也仅只是到处跑跑看看，既没有担负一定的工作，又没有真正深入群众，因而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和体会，就不可能很深刻。虽然每次从乡下回来，都有一些新的感受，也陆续写了一些作品，但正因为是采取了那样一种走马观花的生活方式，再加上写作技巧的限制，这些作品也就只能是一些生活现象的记录了。也正因为是及时地记录了这些生活，总起来看，多少还反映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中一些新的变化。这也就是我愿意把这些并不高明的作品编辑出版的原因。

这本集子里共有十个短篇，是按写作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。这些作品都在报刊上发表过，其中有几篇曾经出版过单行小册子，现在一并收在这里，并做了一些小的修改。这些作品本身，可能还有很多缺点，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正。

作 者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結婚.....      | ( 1 )   |
| 陈万年和馬永泉..... | ( 9 )   |
| 孙老大单干.....   | ( 19 )  |
| 飼养員赵大叔 ..... | ( 37 )  |
| 韓梅梅.....     | ( 55 )  |
| “自古道” .....  | ( 74 )  |
| 一篇特写 .....   | ( 80 )  |
| 青春的光彩.....   | ( 114 ) |
| 四訪孙玉厚.....   | ( 125 ) |
| 三年早知道.....   | ( 158 ) |

## 結 婚

清水庄青年团支部書記田春生，一夜醒來四次，急着要到區上領結婚証。天還不大明就起來了，吃完飯，換了件白洋布小褂，急急忙忙就起身。走出村子的時候，太陽剛才出山。

田春生的對象叫楊小青，是柳林村勞動英雄楊萬有的閨女，比春生小三歲，今年沒零沒整二十歲了。柳林村離清水庄二十里地，春生和小青以往誰也沒見過誰，去年春節，全區村劇團在一起會演的時候才認識，一認識就戀愛上了，兩個人經常書來信往，很快就成功了。

兩家的大人們，聽到這事都很高興。說起來也真巧，春生爹和楊萬有老漢也認識。七、八年以前，兩個人因為繳不起租子，被各家的地主用二指寬的条条送到看守所的黑房子里，一塊住過半個多月。沒想到新社會里他們變成親家，都催着快快辦這喜事。可是這喜事已經鬧上够一年了，到如今還沒辦成。

去年夏收以後，本來已經說好要結婚了。春生全家忙着籌辦喜事：又是修房子，又是做被褥……什么都准

备齐全了，日子也挑定了，可是忽然小青捎来封信，說是結婚的日子要往后推。春生急忙跑到柳林村，找小青問原由。小青說：“县里最近办了个‘妇嬰卫生訓練班’，村里和区上都同意我去学习。你觉得怎样？”春生沒有拦阻，他笑說：“这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事，我不能耽誤你的前途，我同意！”就这样把件事攔过了，老两口空喜欢了一場。小青学习完回来的时候，已經到冬天了，老两口又催儿子快快抓紧时机办喜事。春生去找小青談判，小青說：“看你急的！我剛学习回来，村里妇嬰卫生工作还没开展，忙着就鬧个人問題，群众影响多不好！我想过了旧历年再……”春生沒等她說完就笑着說：“我同意你的意見。”

一过旧历年，春耕准备工作就开始了。今年是大生产运动年，青年团的中心任务也是领导青年加紧生产。春生又是青年团支部書記，又是互助組小組长，发动大家选种啦，买新式农具啦，打井啦，植树啦，工作一大堆，每天从明忙到黑，結婚的事連想都顧不上想了。只有他娘有时候还說两句：“这可拖到什么年月啊！好我的小祖宗們咧！”現在，春耕已經結束了，离麦收还有半月二十天的工夫，老两口又三番五次催儿子。昨天下午，春生去柳林村跑了一趟，和小青談了老半天。起初，小青說：“再过个把月，等麦收以后不好嗎？現在急急忙忙的。”可是架不住春生左說右說，最后小青才笑着說：“你这个人呀！真是……好，由你吧！”就这

样算是确定了。他俩约好今天到区公所碰头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见不散。

田春生出了村子顺着大路往前走。路两旁是一行行整齐的小树，这是清明节那天他领导全村青年们栽的。他心里想：再过十年，这些树不知会长得多么高大呢……

前边拐弯的地方，有十几棵小杨柳，有一棵歪歪斜斜地快倒了，大概是被大车挂的。春生紧走几步过去，把它扶正，又用脚壅了些土埋实。他看到这些小杨柳，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那股热劲。这些杨柳栽子，是他亲自从柳林村背回来的。那天，小青笑着对他说：“你要保证都栽活啊！”春生也笑着说：“这是从你家树上砍下来的，一定愿意到我们村里去活！”说得小青咯咯地笑了。

小青可爱笑哩！笑声又响又脆，笑起来和敲铃差不多，春生从来也没见她恼过，她好象心里连一点忧愁的影子也没有。她红扑扑的圆脸上，长着一对闪闪发光的大眼，春生一看见那两只大眼，就想起黑夜里汽车车头的那两盏灯，照得人心里都亮了。

春生边走边想：小青这时大概也正往区上走咧，用不了晌午头，就能够看到小青了，两个人在那鲜红的结婚证上把手印一按……春生想到以后的生活，不由得偷偷地笑了。正当这时，忽听得前边“得——吆吼，得——吆吼”的叫喊声。忙抬头一看，只见一辆三套胶皮轮大

車陷在泥坑里了。車上滿載着一車貨物：有木箱子，有麻袋，壘得象座小山。趕車的拼命甩鞭子，拼命叫喊。牲口渾身都淌汗了，鼻孔里噴着粗氣，好象拉風箱一樣。蹄子把路都刨成了坑，車却一動也不動。春生跑過去幫着趕了半天，仍然一點事也不頂，趕車的一面咒罵牲口，一面又恨恨地甩了幾鞭子，轅轡前腿一打彎，索性臥到稀泥里了。趕車的把鞭子往地下一丟，氣得蹲在路旁了。春生搓着手上的泥問道：

“這是從哪里拉的貨？”

“從區上拉的慰勞品呀，往車站送咧！”趕車的用袖子揩揩头上的汗，着急地說：“今天各區都要送到，下午就裝火車往朝鮮送，還有八十里路咧！這，這，真倒霉！”

春生一听這是群眾慰勞志願軍的禮物，知道耽誤不得。他家也送了，還有他親手寫的慰問信。小青也送了兩個綉着字的慰問袋。春生重新到車跟前仔細看看，對趕車的說：

“前天這里雨下的大，你看稀泥把車輪吸住了，車又重，我看只有把貨卸下來，先把空車拉出來，再把貨裝上。來來來，我幫你！”

趕車的看了看春生，高興地說：

“哦！就得那麼辦哩！可是兩個人弄得慢，你沒緊要事嗎？”

春生想起他和小青的約定了，可是他說：“沒美

系！天不早啦，你快解繩子吧。”他爬到車上就卸，心里想着这一車慰勞品比結婚証更重要，这是三十万人民的心，可別誤了装火車的時間。

路上过来两个年輕妇女，春生向她們說：“喂！帮帮忙吧，这是送給咱志願軍的慰勞品啊！”两个妇女一听說是这么回事，連忙过来帮着搬。后来又过来几个走路的人，春生把他們都叫住，大家七手八脚把車上的东西卸下来，費了很大勁，才把空車拉出泥坑。大伙又帮着把慰勞品装到車上，捆綁結实，这时已經是快晌午的时候了。赶車的长出了一口气，笑着說：

“可算是过了一关，要不是大伙，准誤下大事哩！”又回头問春生說：“你是哪个村的？可要謝謝你啦！”

春生擦着头上的汗水說：

“你快赶上走吧，时光不早了！”

春生看着赶車的把鞭子一甩，大車朝北走了，他才往区公所走。这里离百合鎮还有十五里地，他急急忙忙迈开大步走着，心里着急，好象太阳也比平时走得快多了。他想：小青一定已經到区公所了，小青一定急着等他，說不定小青抱怨他走得慢呢！春生恨不得长个翅膀飞到百合鎮。他象小跑一样赶路，太阳象一团火，春生的心也象一团火，一陣紧跑，利民河已經出現在前面了。这是去年才挖下的新河。黄色河堤象一条低的土墙。春生知道又把十里地走完了，站到桥上，就能望見百合鎮了，心里想着小青，更加快了脚步。他想：再用

不了半炷香工夫，就能見到小青了。大紅耀眼的結婚証，就能拿到手里……

爬上了河堤，剛到橋跟前，忽見從對面慌慌急急跑來一個人，又見後邊有幾個人追趕，大聲叫喊：

“不要放跑！特務！特務！”

春生心裡一驚，兩手往開一伸，就撲過去。那個人剛走到橋那頭，一見有人攔住了，回身就順河堤往南跑，春生拔腿就隨後追。這時正是晌午頭上，種地的人都回家了，特務放大了胆子，死命奔跑。春生用盡了全身氣力，緊緊追趕。特務回身扔來個什麼東西，並且大叫道：“看手榴彈！”春生連理也沒理，仍然不松一口氣地追。頭上的汗水流到了眼裡，漬的眼珠子發疼，他用袖子擦了一把，一直追了五六里遠。看看快追上了，只差十幾步了，五六步了……却不料忽然摔了一跤，左腳上的鞋子掉了。他也顧不得穿，連忙爬起來，赤着一隻腳追趕，一面大聲喊叫：“抓特務！抓特務！”

遠處地裡還有幾個沒收工的人，拿着鋤頭也追趕起來了。又追了一氣，前邊有個放羊的，聽到有人叫抓特務，拿着羊鞭迎頭跑過來。那個特務看看架勢不妙，從秫稈裡撲上河堤，春生追上河堤的時候，特務已經跳到河裡了。河水深到半腰間，特務一面過河，一面回過頭來喘著氣說道：

“咱們遠日無仇，近，近……日無冤，你，老，老哥……”

春生回头看了看，后边的人还没追上来，眼看特务已经走到河心了。这时，春生什么也顾不得了，一扑也跳到了河里，三扑两扑就扑到了特务跟前，两个人就打起来了。特务一口就咬住了春生的耳朵，并且把他按在水里。春生疼得刚一叫喊，猛然喝了两口水，鼻子里一股辣辣的味，直冲脑子。但他抓住特务的手，死死不放。正在这时，后边的那一伙人和放羊的都追上来了，大家一齐跳下河里，才把特务抓住。

春生被扶到河岸上，浑身变成落汤鸡了，坐在地上一口接一口地喘气。耳朵也被咬破了，血顺着脖子流下来，把崭新的白小褂染红了一片。左脚也割破了，又经水一浸，疼得象针扎一样。大伙七手八脚把特务结结实实地捆起来了，人们都问春生怎样，他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要紧！”春生又问他们是哪个村的，怎么让特务跑了？起先追的那两个人告诉他说：他们是百合镇的，在地里浇水完了，正往回走，看见这个特务割电线，他们就急忙追赶。……

大伙商议着把这个特务快送到区上去。春生这时想起了自己的事，想起了小青还在区上等着哩！他猛地站起来，只含含糊糊说了一句：“好，你们押着送那狗日的吧，我还有点要紧事咧！”说完就走了，弄得众人都莫名其妙。

他在半路上捡上丢了的鞋子，一口气急走到了百合镇。这时衣服已干了，耳朵上的血也不流了。他跑到区

公所，第一句就問：“柳林村一个女的，叫楊小青的，来过沒有？”

区上的人惊讶地说：“楊小青？沒有来呀！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？”

春生一听可生气了，二话没说，扭头就走。他满以为小青早已来了，一定等得不耐烦，谁知連来都沒来。难道这回又有了什么变卦，不能結婚了？剛出了区公所的大門，小青走得满头大汗地来了。她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一定等急了吧？我一早就起来，剛要走，湊巧一个妇女要生小孩，我就去给人家接生。好容易才弄完。我怕你在区上等得着急，赶紧就跑。你怎把衣裳弄这么脏哩？啊？血？……”

春生一听小青也是为了人民的事耽擱了，哪里还生气，連忙笑着說道：“我也是剛到。”就把他路上遇的事說起来。这时区公所的人也出来，圍住他十分注意地听着。正說間，押特务的来了。那些人一見春生和一个女的在一块亲热的样子，才知道他急急忙忙跑了的原因。小青这时捺不住她的情了，一下就扑过来拉住春生的手，半天說不出話来；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好象說：

“你真可爱啊！”

一九五一年六月于北京

## 陳万年和馬永泉

馬头寨的青年团，去年冬天有次开支部大会的时候，团支部書記周林清，号召大家要向老党员学习。团员們并没有在一块商量，可是大家的心目中，都选中了陈万年做学习目标。

陈万年今年四十出头了，以前差不多攬了二十年长工。一九三六年春天，山西各地正是白色恐怖吃紧的时候，他暗里就加入共产党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是这一带出色的民兵，打过不知有多少次仗；負过三次伤，最后一次負伤是在离他們村五里的百戶堡村外。那次他本来是去探消息的，快进村的时候，忽然看見从村里跑出十几个妇女来，随后又追出五六个敌人来。当时陈万年什么也不顧了，爬在一条地堰上就向敌人射击。經他这样一拦击，十几个妇女才算安全轉移了。但是他却陷在敌人包圍圈里，并且头上腿上都負了伤，被敌人活捉到

城里。敌人用各种刑法拷问他，灌辣椒水，坐老虎凳，跪红铁炼，……陈万年不要说吐什么口供；连嘴都没张过一次。后来还是趁敌人防备不严，挖通监狱的墙才逃跑回来。回来不久，就被调到区上做了领导工作；可是因为头上负过伤，脑子很坏，做一点用脑子的事就头疼。领导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，给他分配的工作又轻又少，和休养差不多。陈万年过意不去，向领导上再三要求回村里工作，他说：“这点工作别人捎带就做了，咱何必担个区干部的名，浪费群众的公粮；咱回村里一面工作，一面还能生产。”后来就又回到了村里。

土地改革时期，陈万年是村里的农会委员，以前雇他当了二十年长工的那家地主，悄悄送了他五十块白洋，求他不要在大会上诉苦。陈万年二话没说，拿上白洋就送到了农会里。……

陈万年的这些故事，马头寨的大人小孩都知道，青年团员们都选中他做学习目标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。谁都想和他多接近接近，好更多地向他学习。

今年一开春，村里组织生产互助组的时候，青年团员马永泉，第一个抢着要和陈万年编到一个组里，别的青年们也都想和陈万年在一组，大家乱纷纷地说：

“你住在前街，他住在后街，招呼上地不方便！”

“我和万年叔在一条街上，比你合适些！”

“我们是斜对门，更合适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馬永泉急忙反駁道：

“住得远近有甚关系？反正都在一个村里。”又对陈万年說道：“万年叔，每天上地不要你喊，我自己找来还不行？”

陈万年点点头，說了句：“能行！”这下可把馬永泉高兴坏了；会还没开完，就急忙凑到陈万年跟前，兴奋地說：

“万年叔，我可要好好向你学习啦！”

陈万年嘴里含着烟袋，漫不經心地說道：

“咱可有个甚学习头！”

組編好以后，當場各組都选了組长，他們这一組共五个人，大伙选陈万年当正組长，又选馬永泉当了副組长。散会以后，好多青年圍住馬永泉羨慕地說道：

“馬永泉可是拾到好老师了！”

团支部書記周林清也对馬永泉說：

“可別放松这个学习的好机会啊！”

馬永泉高兴得簡直沒話說了，只是裂着嘴笑。

## 二

馬永泉今年十九岁，是个很积极的青年，不管人民政府有什么号召，总是扑到前头响应，不管做什么事，总是想尽办法，一心一意要搞好。比方去年秋收以后，村干部們号召有牲口的人家，帮助烈軍属們馱几回炭，

解决冬天燒火的問題。当时馬永泉的驢恰巧病了，可是他仍然第一个带头响应，自己带上干粮，来回九十里到炭窑上，給一家烈属担了两回炭。再比方去年夏天，村里人选他当了黑板报委員。馬永泉当天就在村里人們常集中的地方，亲自动手泥抹了三块黑板。怕大热天毒太阳下沒人看，又在每块黑板前搭了个草棚棚，經常組織識字的人們写稿子，隔不了三天就換一次新消息。并且还專門到附近各村跑了几回，学习人家办黑板报的經驗。在馬永泉的努力下，現在馬头寨的黑板报成为全区的模范了。……

村里人們提起馬永泉来，都称赞說：“那后生不賴，将来一定是个好干部！”馬永泉倒沒有想当干部，不过他心里也有个希望，他决心好好鍛炼自己，希望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如今能和陈万年編到一个組里，能經常跟着老党员学习，可算是正瞌睡撿了个枕头！

开头几天，陈万年的一言一動，馬永泉都十分注意，处处都觉得陈万年值得学习。有次在地里休息下了，馬永泉要求陈万年把打日本时候的事講一講。陈万年說：“老說那段长板坡有甚意思！”这下馬永泉更加感动了，心里說：“老党员究竟不一样着哩！一点也不爱夸功！”可是在一块的时间長了，馬永泉慢慢也就对陈万年不大滿意了，他看出陈万年身上有好多缺点。

他們組一开始生产，就和周林清小組挑了战。馬永

泉年輕人，好勝心很強，恨不得全組人黑夜不睡覺加緊生產，爭取當個模範組。馬永泉每天天不明就起來了，挨門叫全組人提早上地。可是每天到了地里，陳萬年總要領著頭休息兩三次，一歇就是三四袋煙的工夫，馬永泉覺得太耽誤時間，有次提議說：

“咱們以後不要休息了，一天總能多耕二……”

馬永泉的話還沒說完，陳萬年就搶著說道：

“蛤蟆跳三跳還要歇一歇哩！牲口也要喘喘氣啊！”

又一次，兩對牲口耕十五畝一塊地，到天黑時候只留下二畝多了，馬永泉向大伙說道：

“周林清小組也是兩對牲口，昨天耕了十四畝；今天咱們退收陣工，突擊把這二畝多耕完，就超過他們了！”

馬永泉說完，看了陳萬年一眼，他滿以為老黨員一定會同意他的提議的。誰知陳萬年接嘴說道：

“突擊！累壞牲口怎辦？”說著就卸他的馱。馬永泉滿頭高興澆了瓢冷水，不高興地嘟囔道：

“留下我的馱我一个人耕！”

陳萬年一板正經地說道：

“你的馱也不是白撿的！天已經黑了，都收工！”一面動手把馬永泉的馱也卸了，一面又說道：“競賽也不能拚命，不是今天突擊完明天就不干了；鬧生產這是個長期營生！”

馬永泉當時沒有回嘴，却憋了一肚子氣，他覺得：

自己的意見，完全是为了把生产搞好，爭取当个模范組。你是个老黨員，不但不帶头起模范，反而限制別人积极生产！”当天晚上，馬永泉就去找团支部書記周林清，把这些事情都汇报了，把自己的委屈也說了說。周林清道：

“万年叔确实講的对，生产竞赛不是拚命的事，該休息还是要休息！就說我們組吧，昨天突击耕了十四亩地，人和牲口都沒休息好，今天只耕了十二亩，已經累得不行了！”停了一下又說道：“再說，他負过三次伤，流了的血比你一天喝了的水也多。他那身体，怎能比上你年輕力壯的小伙子！”

馬永泉道：

“你沒見他那态度，真和老子訓儿差不多，还是老黨員哩！”

周林清笑了笑說道：

“我知道，那人就是个直筒子，脾气不太好。可是他的心是好的啊！他連你突击也不讓，还不是为了怕把你人和牲口都累坏？”

馬永泉想了想，觉得这些話也有点道理，心里也就没有什么了。

第二天，还是天不明就起来叫人上地，生产还是照样积极。不过向陈万年学习的心思，慢慢也就淡了，他觉得陈万年也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人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人学习的地方！